

Travaux de la Commission
de l'Égypte

三山論學



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

香
港
主
教
和
准

香港納匝肋靜院印版

三山論學記序

三山論學記者。泰西艾子與福唐葉相國。辨究天主造天地萬物之學也。夫天地萬物。自必有所以造之者。窮無窮。極無極。其所以造之者。天主是也。然艾子以天主爲降生救人。而天堂地獄。實爲天主賞罰之具。蓋其國。歷來遵信教法如此。相國之往復辨難。不啻數千百言。微艾子之世守。曷敵輸攻。然微相國之塵屑罪罪。則艾子之能不疲於屢照者。其明鏡孰從而發之。不佞以爲諸葛武侯讀書。觀其大意。如艾子所論尊崇天主。欲人遵行教戒。返勸吾身。從何而生。吾性從何而賦。今日作何服事。他日作何歸復。真真實實。及時勉圖。如人子之起敬起孝。此則

其論學之大意。其雖雖千百言。以此數語蔽之可也。

石水道人蘇茂相書



三山學記序

讀蒙莊氏有云。堯問道於許繇。許繇問於齧缺。齧缺問於王倪。王倪問於披衣。意謂寓言。今觀葉文忠師相之與泰西氏論學也。一晤談間。乃有八萬里遼邈之勢。洪荒前事。乃真有之耳。泰西氏之學。詳其記中。凡吾儒言理。言氣。言無極。太極。皆見爲執。有滯象。物於物而不化之具。其擯釋氏尤力。微詞奧旨。大都以勸善懺過爲宗。文忠所疑難十數端。多吾輩意中。喀喀欲吐之語。泰西氏亦迎機解之。撞鐘攻木。各極佳致。語云。不發橫難。不得縱說。其謂是乎。愚按天之與帝。明分二體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雖老氏頗亦言及。然降衷昭事。載在詩書。可攷也。謂天

地之大。別有主之者。理所必然。愚聞之。艾思及先生曰。我歐羅巴人。國主之外。蓋有教化主焉。其職專以善誘人。國主傳子。教化主傳賢。國主爲君。教化主爲師。若然。則二柄之難於兼合。即泰西氏亦慮之矣。然其人咸越八萬里而來。重譯疊期。始習舌中華文字。如痿再伸。如壯再禪。以余所交。如思及先生。恭慤廉退。尤儼然大儒風格。是則可重也。嗟乎。以彼大儒風格。特見於重譯疊期之久。八萬里之遙。而吾輩安坐飽食。目不窺井外。乃覩焉。議其區區得失。是則可愧也。

湘隱居士黃景芳拜題

三山論學紀

泰西後學艾儒畧著

旅人西陬後學也。承先聖述造萬主真傳。梯航九萬里。經身毒諸國人中華。初繇粵而兩都。觀光上國。復繇都門而晉秦吳越。每喜請益大邦諸君子。相國福唐葉公以天啟乙丑。延余入閩。多所參證。丁卯初夏。相國再入三山。一日余造謁。適觀察曹先生在坐。相國笑而謂曰。二君俱意在出世。願一奉佛。一闢佛。趨向不同。何也。儒畧曰。大都各以生死大事爲重耳。觀察公曰。吾於佛氏亦擇其善者從之。如看古名人法帖。歲久多蛀。吾直摹其未蛀者耳。釋氏之教。未暇論其根由。第摘一二。如六度梵

行。或亦人世指南。胡可少也。儒畧曰。六度條目。與吾教七克次序頗似。第論學術。必挈宗旨源頭。方可別其正否。如偏霸小國。其創術立法。豈不彷彿正統。然實是僭竊名號。吾泰西諸國。千百年來。盡除異端。一以敬天地之主爲宗。且天下萬國五大州之廣。強半多宗焉。卽至身毒佛生之地。邇來亦多舍釋教而宗天主。天主也者。天地萬有之真主也。造天。造地。造人。造神。造物。而主宰之。安養之。爲我等一大父母。心身性命。非天主孰賦畀。天下國家。非天主孰安排。吾人所極當欽崇者也。按釋迦。乃淨飯王子。摩耶夫人所生。則亦天主所生之人耳。雖著書立門。爲彼教所尊。豈能出大邦義文周孔之右。今奉義文周

孔之教者。亦但尊爲先王先師。不敢尊爲萬物主。則奉釋迦之道者。豈可不知敬信。天主忘其無上尊威。無盡恩慈。而貿貿然心心奉佛。禍福爲彼是求。生命惟彼是依也哉。噫。人心性命。原天主所賦也。佛以明心見性爲宗。則當先發明。天主所以爲主。其賦於人者若何。吾之所以爲人。不負造萬主者若何。心性之學。始有本原。始有歸着。今釋教獨揭佛心廣大無際。抹煞大本大源。絕不導人歸向。則心於何明。性於何見。是源絕而根拔矣。卽有一二微語。譬如果實旣敗。縱有未全熟者。槩不堪用也。夫一心學佛者。殆亦爲身後大事。急求脫離苦海意耳。第有爲善之心。而無成善之路。錯認鄰人爲父母。非其所當皈。

依也。旅人遠來。涉險歷艱。經啖人掠人之國。備極危苦。豈有他哉。惟恐人忘極大恩主。不圖所以復命。永劫沉淪。至於悔而無及也。夫推大造愛人無己之心。凡我人類。皆如兄弟親屬。彼不以菽粟養生。而日服烏啄蟻娘。爲長年養命計。能不痛切而禁止之耶。說至此。真可爲之痛哭大息。故不憚再三詳說。欲人於性命關頭。尋認生死路徑。以欽崇一造物真主。豈徒挈長較短。欲伸彼屈此。嘵嘵以求勝乎。觀察公曰。吾中國人事。雖奉佛。未嘗不敬天。如元旦啟寅。必拜天地。後及祖考百神。卽喪葬婚娶亦然。豈有含齒戴髮。均爲覆載中人。而不知敬天者。曰至尊原無二主。至道原無二理。人心尤不可有二向。旣云敬天爲主。則

又奉佛何爲。况釋氏僭尊抗主。我又安可附之。以至尊。且拜天拜地。是特就其形器至敬。敬將誰任受也。試思夫蒼蒼之塊然者。果能自立奠乎。凡天地間種種妙有。豈其自然而能生滅。自消自長乎。抑偶然而能並育並行。不害不悖乎。觀察公曰。謂二氣之運旋者非乎。抑理也。曰。二氣不出變化之材料。成物之形質。理則物之準則。依於物。而不能物物。詩曰。有物有則。則即理也。必先有物。然後有理。理非能生物者。如法制禁令。治之理也。指法制禁令。而即爲君乎。誰爲之發號施令。而撫有四國也。若云理在物之先。余以物先之理。歸於天主靈明。爲造物主。蓋造物主未生萬有。其無窮靈明。必先包涵萬物之理。然後依其

包涵而造諸物也。譬之作文。必先有本來精意。當然矩矱。恰與題肖者。立在篇章之先。是之謂理。然而誰爲之命意構局。繪章琢句。令此理躍然者。可見理自不能爲主。當必有其主文之人。繇此觀之。生物之理。自不能生物。而別有造物之主無疑矣。相國曰。今云有一天主。始造天地萬物。而主宰之。此說吾未之前聞。大抵先有我之身。然後有我之神。以爲身主。未有是身。無是神也。有天地。斯有天主主之。未有天地。云何有主。曰師相見解超倫。主宰旣得認真。則大端已定。而茲所論。先有天主。後有天地。亦易見矣。蓋必有無始。而後有有始。有無形。而後能成形。有所以然。而後有其固然。吾身之先。必有父母生我。必有

天主降衷於我。若無賦我靈性。與生我形骸者。神身從何出耶。夫天地猶一宮室也。宮室樓臺。必待有主製造而後成。曾是天地之大。無有主之者。竟能自造自成乎。是知天地大主原在萬物之先。本爲無始。本爲無象。而實爲萬象始。爲萬有所以然者。方能化生萬物。而常爲之主。猶夫開國之君。爲一國主。肯構之人。爲一家主也。若云天地之先。無此全能大主。既有天地。方始有之。請問天地從何而出。此主從何而來。且誰立之爲主乎。相國曰。太極也者。其分天地之主也。儒畧曰。太極之說。總不外理氣二字。未嘗言其爲有靈明知覺也。既無靈明知覺。則何以主宰萬化。愚謂於天地猶木瓦於宮室。理也者。殆如室之規模。

乎。二者闕一不得。然不有工師。誰爲之前堂後寢。庖湍門牆。彼棟樑而此榱桷也。向呈拙述物原之論。師相謂深入理窟。正合今日之所舉矣。儒者亦云。物物各具一太極。則太極豈非物之元質。與物同體者乎。既與物同體。則囿於物。而不得爲天地主矣。所以貴邦言翼翼昭事。亦未嘗言事太極也。

相國曰。造物主超出理氣之上。肇天地而主宰之固矣。第二世間萬事。無非天主所爲。至於善惡萬不齊。亦皆天主爲之耶。曰萬物之化生無窮。無不係於造物主之全能。至論善惡。考之聖經與古名論。未有混歸之。天主者。蓋天主至善。人爲天主所生。悉啟翼於善。或有爲惡。則固人所自造。造惡者

反 天主之命者也。豈可謂善與惡。皆 天主爲之乎。第其所

好惟善。所惡惟惡。實司其賞罰以勸懲天下萬世耳。貴邦經中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與福善禍淫之說。正可相證。相國曰。天主萬善之宗。爲惡者固其自犯。天主之罪。但天地至廣。物類甚繁。若皆 天主所生。

天主所宰。彼至微至細之物。亦經其構撰。不幾褻乎。毋亦煩而過勞也。曰造物主之生物。非謂因大小分難易論也。微族細品。亦各有當然造化。試觀天地間。物寧皆大而無小者乎。獸不必皆麟象。而無蟲蟻。鳥不必皆鸞鵬。而無燕雀。魚不必皆鯨鱣。而無鯢鮪。木不必皆橡樟松柏。而無樸筵。卽此變化懸殊。皆顯 大主化功之妙。 天主

至尊無喪。至明無煩。至能無勞。世間工匠作室。大抵必資木石。必利器械。必費心力。必需時日。厥室乃成。既成之後。不能定其存毀。天主則自無物生萬物。又時時保存安養之。俾得不壞。若此世界。天主頃刻不顧。便歸全無。譬之日光。從日而生。必不能離日而存。少有不照。則天地暗然無色矣。此以知萬物之存。不得不係於天主安養之恩也。顧天主全能。亦何煩勞之有。如太陽發照。六合同光。雖至偏僻至污下之處。糞泥腐草。無所不照。而日光如故。未見煩何心力。致喪其高明之體也。相國唯唯。觀察公曰。余未窺貴教中局。尙容請益。如君今日舍故土東來。名利世塵。一切不染。飄然天地間。其樂何如。曰。旅人區

區實爲吾教之傳。出九死一生。以請於上國諸有道者。惟冀有以教我。發明此一種大事。庶免於戾。何敢言樂乎。

明日相國復顧余邸中曰。天主全能。化生保存萬有。固無煩勞。如昨論甚悉。但既爲人而生。必皆以資民用。不爲害人者。乃今爪牙角毒。百千種族。不盡有用。或反害焉。生此於天地間何用。曰兩間原無一物無益於人。第人智識淺隘。多不善用之耳。蓋造物主之生物。或以養人逸人。如百穀充食。牛代耕。馬代乘載之類。或以衣人。如棉苧繭絲皮革之類。或以治人疾病。如百草五金木石。或以悞娛人耳目。如五色五音。或以資人取法。如鳥鳥之孝。睢鳩之貞。螻蟻之勤。鳥紀官。蝌蚪作書之類是也。

西聖諳當曰。學不貴窺簡策。卽星辰草木昆蟲天地之真文章。皆可法也。豈可謂有無用之物乎。不可用於此。或可用於彼。蠮螋蟻蝨。最爲無用。余經印度國。有名醫取臭蟲七八枚。裹以樹皮。救垂死之病。而立起之。糞蛆炒爲末。能止漏血。蜘蛛可以治蜈蚣之毒。敝鄉有最毒蛇。名未白刺者。取煉成藥。可救萬病。解諸毒。蝎能傷人。畜於玻璃餅內。盛暑日晒煉。其由亦能解諸毒。大抵物性隱微。物用廣博奧妙。人惟無所傳授。不能究其性味生尅。故未得其實用耳。亞悟斯丁曰。爾不能啖彼蟲乎。第瓦雀啖蟲。人啖瓦雀。則蟲亦未爲棄物也。若論其害人者。象虎猛獸。多不害嬰兒。獅熊惡物。倘能畏伏之者。亦不加害。間有被害之。

人或繇人先有害物之意。故物求自保。而害人以自避。且其能害人者。縱有甚於外身。實有益於內心。何也。非常之害人。皆以爲天災。則多敬畏。上怒無敢戲豫。悔改求宥。是緣暫殃。又獲永福。蓋天主哀憫宇下。恩以慈之。威以懼之。苦事之警醒。原使人無耽樂恣肆。知責躬修行。俾厭世界之虛幻。而思昇真福之域耳。如厥慈母欲兒斷乳。而習飲食。必以苦味加乳。使其畏苦不嗜。況天主生物欲以養人。生人欲以事主。原無一物能害人者。惟初人犯上主之命。物始戕人。而肆其害。若然亦所以代天主之威。討有罪。警無罪者耳。噫嘻。人不肯順。大主之命以成善。乃欲大主順人意以成福。不亦惑哉。

相國曰。造物主爲人而生萬物。未嘗無益於人。人之受其害者。人自招之。於理甚合然。造物主用是物以討人罪可也。乃善人亦或受其害。何耶。吾儒直以爲氣數所遭。若盡屬之天理。恐理窮而不可究詰矣。此疑不剖。恐無以解天下。而動其敬信也。答曰。造物之道無窮。人之明悟有限。吾欲以一己私見。窺上主大權。是持螢光而照泰山之八面也。明問云橫遭之害。不宜及於善人。然善人惡人之辨。非吾人所能定也。善之十分。或缺其一二。未成善人。且間有飾節於昭。而墮行於冥。或始善而終惡。或實惡而類善。或居已於善名。而陷人於罪阱者。惡之十分。僅得一善。便爲惡人。何者。善成於全。惡敗於一也。譬之國法

百款而獨犯其一。便是罪人。爲王法所不宥。今吾輩觀人。亦只觀其外行耳。至於天主。乃併其底裏衷曲。而悉鑒焉。吾見其一時。天主直照其畢世。吾見於儔衆。天主直燭其間居。一念不善。而德之址傾矣。善惡之界。如此其微也。焉知人之所美。不爲主之所誅。所謂昭昭之君子。冥冥之小人。其孰能辨之。故災毒禍患之遭逢。亦有試煉善人之忍受者。而明明誅戮之顯然。卽爲降罰之日。據肆市朝於青天白日之下者。正以信天主。主羶惡之權耳。安得信人之隱善。而致疑於上主之顯義。委之氣數耶。

相國曰。人稍亦爲善者。天主尙譴其陰惡。則人共見其爲惡。

者。當何如譴之。且不譴之。何復有反加之世福者。抑不譴其身。而譴其子孫乎。若其不然。則留一惡名於世。萬年不滌者。亦當其惡一罰乎。抑以心勞日拙。自足爲罰乎。曰。子孫之善惡。自有子孫之彰懲。父惡子賢。父賢子不肖。不相及也。胡可以父之愆而移責其子之賢。以父之德而曲祐其子之不才者乎。矧夫無子若孩者。儘多。則其善惡之報。將誰當之。故凡子孫之遺福遺禍。只可謂祖父之餘慶餘殃而已矣。而其本身之功罪。斷莫能代者。至於善惡之名。與夫自慊自歉之心。固亦賞罰之一分。第非其報之正。僅其報之餘耳。嗚乎。噫嘻。人之生從何來。死歸何去。其受生也。天主必降之靈性。命之遵守義理。毋負賦畀。初

意。如朝廷命官牧守某地。付以符篆。課以殿最。及其滿任。未有不復命而聽陟降者。人死則形骸歸土。乃其靈性不滅。必復命於天主。各聽審判。自有天地以來。無有一人。生而不受天主爲善祛惡之命。無有一人死而不復命。天主以聽賞罰之報者。此賞罰也。應知生前猶小。身後甚大。夫人之爲善。未有純粹無纖瑕者。人之爲惡。亦未必盡慝無小善者。天主至公至明。其善者。或稍受世苦。此以煉其細過。玉成其德。迨德行純全。始升之天國。以食永遠無窮之報。惡人者。雖少獲世福。此以了其微德。當酬者耳。至於顯然恣惡。絕不悛改。則天主必降重罰。不迨於冥獄也。如醫者視病。病稍可療。則進苦口之藥。其必

不可救者。則藥石無所用。恣其嗜好。不之禁焉。此天主暫恕不善之故。盈其惡而降之罰。豈祚之哉。矧天主間加世福於不善之人。乃欲以恩德激發其心。使之知恩遷改。不復再犯。如終怙惡。則其受恩愈深。負罪愈重。萬無可赦。降之永罰。不亦宜乎。抑且不惟罰於死後。卽當生前。亦多有身罹其苦者。總之賞善罰惡。惟在上主。輕重遲速。毫釐不差。未有顯恣其惡。而天主不知。且不加相稱之罪譴者也。

相國曰。人之善惡。賞罰旣不可免。則天主生人。何不多善少惡。善或不可多得。何不薦生賢哲之君。君仁莫不仁。君義莫不義。而天下萬世治平。不亦休哉。曰。父母生子。豈不欲皆賢。以身

爲範。而督教之。然有不肖者。此乃其子之過。何可委咎厥父耶。人性原無異稟。天主至善。豈有賦子惡性之理。故人之生也。天主賦以明悟之知。使分善惡。又賦以愛欲之能。使便趨避。知能各具。聽其自專。第其原罪之染未除。○原罪之染詳見別篇。則本性之正已失。明悟一昏。愛欲頓僻。由是趨避之路。因而漸歧。其爲善惡之分者一也。形軀受之父母。則血氣有清濁。所謂稟氣是也。稟氣乃靈性之器具。或有良易冲和者。或有躁虐暴戾者。生平舉動多肖之而出。其爲善惡之分者二也。人所居處五方風氣不同。習尚因之各異。見聞既慣。習與成性。其爲善惡之分者三也。然天主所愛者善。無不多方啟翼之。所惡者惡。

無不多方做誠之。但人不願爲善。願願爲惡。而天主強之於善。無有是理。人各有所爲之善惡。自應各受善惡之報。而謂

天主不加。亦無是理。若使天主賦性於人。定與爲善。不得爲惡。雖造物主之全能。無不能者。願必如此。而後方爲善。則爲善者。天主之功。豈得謂爲人之功也哉。如天主生火。其性本熱。民賴以生。然非火之功也。日之光。萬方畢照。日亦曾有何功可賞。緣火之熱。日之照。非其本心則然。其性定於此。不自知其然而然也。賞罰上主不爽。善惡聽人自造。蓋如此已。至論篤生賢君。亦以此可推。夫帝王士庶。同是賦稟。然帝王之力。無所不舉。能爲善則功德甚大。苟爲惡。則罪愆亦甚大。是非天主

定其善惡。亦世主之自爲善惡也。吾教大行之地。則代有聖哲。主持教化。致平俗美。上下和樂。熙熙穆穆。此豈大主偏厚此一方人耶。上下皆尊崇聖教。自不肯爲非也。彼不知上有至尊可畏。而恣意妄爲者。則極之不律。民將何從。風俗浸漓。亂賊踵接。自貽伊感。而責望於天主。謂將有斬焉。非通論矣。

相國曰。氣質習慣雖不同。然不善者改而之善。固欽崇要道也。曰稟氣習慣之善惡。旅人譬之二人馳馬。其一調良。其一馮駕。良馬不煩控勒。馳騁如意。馮駕者。銜勒有法。亦能聯鑣並進。若不善御。任其奔騁。此不盡馬之過。亦御者之過也。靈性之於形軀。猶主人之勒馬。克已復禮。自強不息。自可變化氣質。以抵成

德此善御馬者也。苟爲不然。任情放逸。隨俗成非。蔑十誠而罔聞。任三仇之遞引。則亦何所不至哉。然此非不能改。不欲改耳。可見自畫者多。自奮者少。沉淪故習者多。砥礪圖新者少。所謂勒馬懸崖。鞭撻咸失。毀啣竊轡。決首碎胸。夫誰之咎。皆怙終不改。致然而反疑惡之不可改。善之不可遷也。過矣。

相國曰。良然。第 天主生人爲善。人願爲惡。天主有權。何不盡殲之。爲世間保全善類。豈其不能。抑不欲乎。曰。天主無不能。然有不可。若必舉惡人。而盡殲之。誰是不罹法網者。恐將靡有孑遺矣。天主至公也。尤至慈也。其愛人悲懇。如慈母望子。子雖不肖。其忍遽棄絕之耶。且 天主所以容惡人者。其慈悲無

已之心。猶望其改。世亦有初爲惡而終善者。始因蒙昧無知。陷於污下。繼而因人啟迪。翻然奮勵。躋於高明。若使陷罪卽滅。將法無自新之路。非大父母慈愛心矣。况縱惡無忌者。生前多有顯戮。如水火刀兵猛獸暴死之災。死後又有承劫沉淪之報。何必於電光石火之世。遽殲滅之耶。

相國曰。善惡之報。固知不忒。然冥冥中孰能見之。且一惡人。不知害幾善人。胡不懲於昭昭。俾有所做畏。其善者。亦必食報於昭昭。俾有所激勸。庶人皆爲善。而不敢爲惡乎。曰。善必降祥。惡必降殃。或生前。或死後。此皆天主所必兼用之權。大抵善極始必賞。惡極始必罰。若行一善。遽賞之。行一惡。遽罰之。則一生

之行。一日之間。善惡參半。倏而賞。倏而罰。天主彰輝之權。不亦錯紊屑越也哉。况爲一善事。未足爲善人。必飭躬勵行至終不變。始稱爲善人。卽行一惡矣。或日後省改。未便入惡人之藉。必終不改圖。方爲下流。方爲衆惡所歸。不得不重罰也。且隨善隨賞。爲善者。不能無希圖世福之想。其脩德心便不純。故必德行純粹。無覬覦於世。惟盡本分以事主。方爲真德。方近天神之品。天主始可以償其德。而行其賞也。况世福甚雜甚微。亦甚不永。非聖賢之所注愛。取其所不愛者。而以報施純德厚善之人。不其薄之耶。故必以天上之真福。至純至大至永久者報之。天主賞善之心始慊。而聖賢之願亦始滿足。且人處貧窮拂鬱之

境多自懲創刻責。努力爲善。稍遇富貴福澤。多生懈惰。或至以長傲滋淫。則以富貴賞善。不亦反害而速之惡乎。世苦甚微。至死已矣。然且惡人所不懼也。不足懲其惡。故必報以身後永遠難堪之萬苦。方爲相稱之刑。使眼前善惡。輒見報應。雖人人得知。然知其小者。終不知其大者。知其近者。終不知其遠者。豈天主陶冶下民之意。主持世道之權衡耶。若論惡人多凌虐善類。余以爲金不鎔於火。則不見其赤。聖亞悟斯丁曰。天主容不善之人在世。或以俟其改圖。或以鍛善人成其德器。倘受其磨涅而磷緇。則非真德也。烈火試金。艱難試德。豈虛語哉。有成仁取義而死者。卽經云。爲義而被困難者。乃真福。爲其己得天國。

不虛死也。此於穆奧妙。豈可以人意測度乎。世人或以死後之事。渺茫無據。無所激勸。故昭昭之中。天主復有顯以示人者。如大德之必受祿位名壽。極惡之必罹凶咎災患。屢徵之。屢言之矣。其間已然未然。當然所以然。可知不可知。可見不可見。總之善惡二字。賞罰二權。天國地牢二路。惟人自取。遲速之間。幽冥之界。如衡之平。毫不得輕重。鑒察之公。毫不容媿妍。吾何可以其所不見。而疑其至公至微至當至妙者哉。相國曰。人之善惡不齊。生前賞罰未盡。必在身後固宜。然或謂人之靈魂。乃精氣耳。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。安見身後復有賞罰耶。縱人之靈氣。或有精爽不散者。形軀既無。苦樂何所受。賞罰何所施耶。曰。按

敝士性學。氣者四行之一。頑然冥然。瀰漫宇內。全無知覺。在物則爲變化之料。在人則爲呼吸養身之需。是非所謂靈性也。蓋人則氣中。晝夜呼吸。時刻無停。不知幾萬更易。設使人魂爲氣。則魂亦有更易矣。魂更則人與俱更。且晝之已。非暮夜之已。有是理哉。况人寓氣中。呼吸有餘。何緣有盡。乃爲氣盡。而身死乎。設人之靈與氣同散。則先王先師。與夫祖先之神。與其身偕亡矣。彼立祠立像而致敬。盡禮祭祀之。不過祭其土木。與先人無與乎。可見氣是氣。靈是靈。判然爲二。豈可混爲一而不分別哉。曰人魂非呼吸之氣固矣。然或與人精氣爲一。曰設使人之精氣與靈明爲一。凡人之精氣強壯。則其靈明才學。亦宜與之強。

壯也。人之精氣衰弱。其靈明亦宜與之衰弱也。今每見人當氣強壯時。其靈明才學。反爲衰弱。至氣若衰老。其靈明之用。義理之主張。更覺強壯也。當知所謂魂也者。乃生活之機。運動靈覺之用也。生物有三種。下者則生而無覺。草木是也。中者生覺而無靈。禽獸是也。上則生覺靈。三能俱備。人類是也。故魂亦有三種。一爲生魂。一爲覺魂。一爲靈魂。生魂助草木發育生長。覺魂助禽獸觸覺運動。二者固於形。根於質。而隨物生滅。所謂有始有終者是也。若人之靈魂。爲神妙之體。原不落形。不根質。自無更易聚散之殊。故雖與人身俱生。必不與人身俱滅。所謂有始無終者是也。是以人之靈魂。特有所異。合身亦然。離身亦然。

生。不論聖賢不肖。英雄凡夫。賦畀無二。不因善否變易性體。故永存亦無二也。獨其所受善惡之報殊甚。蓋人之靈魂原爲一身之主。形骸百體。靈魂之從役者也。善惡雖所共行。而其功與罪。總歸主者。形骸歸土。主者自存。必復命。天主以先聽其審判賞罰也。

相國曰。天地之間。不離順逆二境。人之閱世。不離苦樂二情。然當苦樂之遭。而身受之者。以其有五官百骸之用。故耳司聽。目司視。口司啖。鼻司鼻。四體司覺。死則一具白骨。立見僵仆。形軀無所受。苦樂無所施。神雖不滅。安見朽腐歸土。又別有苦樂可受哉。曰。無論身後。卽生前所受之苦樂。並非繇形骸。而實繇靈

神也。非因有身在。而神始有知覺。蓋有神在。而身始能知覺也。則其苦樂之加。神原受之也。試觀人之生時。凡遇五官之順境。其神情自覺欣暢。適值苦境。則轉生拂鬱。忽然而死。豈不耳目口體俱備。而主翁出舍。破宅徒存。司明者眼光落地。司聽者聞根去體。雖列美色於目。奏美樂於耳。豈能見聞之哉。此何以故。非苦樂之緣。原在神而不在形。必神在而形始能知覺乎。古西土有名醫。然納帝阿者。性良直好施孤貧。素敬奉天主。而但致疑身後之事。謂靈魂既出軀殼。則苦樂無所附着也。然雖有此念萌心。亦不敢疎缺欽崇之禮。與救濟貧人。及諸哀矜之行。天主亦哀憐而啟牖之。一夕夢美童子入其室。呼之曰。從我來。

卽從之。入一城極佳麗。聞世所未嘗聞之樂。甚樂之以爲奇絕。童子曰。此聖人在天之樂也。旋見城中美好之物甚多。寤後甚懸相樂之。次夕就寢。復夢童子呼之曰。然納帝阿爾知我否。曰。非昨夜之童子引我入佳城。及聞美樂者乎。童子曰。是天物也。爾何得見乎。夢耶。寤耶。然納帝阿曰。夢也。童子曰。夢時爾目闔乎。開乎。曰。闔也。童子曰。爾目旣闔。何能見我。且同我入佳城見諸好物也。乃竟莫知所答。童子曰。此非爾世眼雖闔。而自然有見乎。可知爾之靈神。自更有一目以見。而不藉此瞭眊之童子爲也。故身沒之後。爾神自有所用。無耳而能聽。無目而能視。無舌而能嘗。則苦樂必有所受。而非泛泛然無所附着也。且思生

世之韶華。其富貴佚樂。軀殼受之乎。懽然自適。忽轉一拂。意憂愁之念。則心焦欲死。此苦既不關形軀。豈非靈神獨受之乎。若貧窮勞病無聊。四體痛楚。患難無底。忽生一樂道安行之念。便覺神清氣定。泰然自適。竟忘其身之痛。此樂既不關肉軀。豈非靈神自爲之乎。是以身生身死。而神明常存。必有不與白骨俱朽者。賞罰之必加。苦樂之必受。其不藉肉軀之有無明矣。人能知靈神之不滅。則不可不圖。所以善其生。所以善其死。知苦樂之必受。則不可不於生前爲永樂之圖。離永苦之路。噫。苦樂之因。善惡幾希之間爾。可不畏哉。可不畏哉。

相國曰。幸承明訓。人之靈神永在。不與世物同朽。善惡覈之生

前罪福定之身後。斯善無遺恨。惡無漏網。可以厭人心矣。雖然善本當爲。不必有希冀而後爲。惡本當戒。不必以畏懼而不敢。如但執賞罰爲趨避。斯釋氏報應之說。吾儒所不喜道者。姑置之不論。何如。曰。嗚呼。縱無所爲。必有可畏。畏與不畏。此乃君子小人之分也。夫世之所以陷溺愈深。造罪彌甚者。正繇生死之大事不明。身後之審判不論也。聖經云。時念四末。永無犯罪。四末者何。此四事乃人生之盡頭。吾人所必不免者也。曰。身死。曰。審判。曰。永賞。曰。永罰。蓋人之所以肆惡無忌。不時時思念四末故耳。作善縱一無可望。固不可以不脩。爲惡縱一無可懼。固不可以不戒。然天主至公之法。尤不可不明也。人之究竟。不可以

不知也。欲人爲善。而不示以善之歸宿。猶導人以坦夷之路。步履之法。而不指其路之所止。將漫漫何所措足耶。如知身後之結局。善必賞。惡必罰。而又不但以恐懼滌惡。希冀脩善。必欲盡己職分。奉天地之 大主。悅吾人之 大父。此更爲真德純脩。世豈多見。西土一聖德士。名如尼伯樂者。嘗云。吾豈不知爲善必升。爲惡必墜哉。我於死後。設使 天主必罰我以永苦。絕無升天之路。亦不敢少涉惡途。必盡心以奉 天主。何也。寧無罪而下幽獄。不願有罪而冒登天國。旨哉斯言。其聖人之心乎。第人不盡皆聖哲。心不必皆無爲而爲。則安得不以勸懲之典。明示之。農不期有秋。何以胝胼於隴畝。賈不期有獲。何以終歲而

奔馳。怵以桎梏。必不敢自罹於罪罟。指以陷阱。必不敢縱步而漫行。此罪福之關。悉從善惡而來者。電電浮生。功罪未暇相償。設不天堂。不地獄也。造物之主。豈不便益於小人。而難乎其爲善類也哉。且朝聞夕死。惡知其可也。死則賢愚同盡。設賢者身後一無所得。安見聞道者之益。而曰可矣。特未信此理之必有。未察其事之實據。又以佛教入中國。雜之輪迴謬說。儒者或所厭聞。遂併詆天堂地獄之至理。爲誕幻下俚之談。而不樂道之。噫。崑山之璞。豈非至珍。第市砥砢者。混膺價於前。令人併崑玉亦致疑耳。善必不可不爲。惡必不可不避。則天堂地獄之賞罰。自是必有。斯天主制馭天下萬世之大權。若置之不論。則不

惟上主至公之賞罰。不明於世。且人無究竟着落。不幾塞行善之門。長小人之無忌憚哉。

相國曰。天主化成天地萬物。則造世者也。能造世。豈不能救世。而必躬爲降生何也。且其至尊無二。爲天地萬有之主。若復降爲人。豈不甚褻。此於理似有不可。自開闢以來。我中土未之前聞。書契肇興。傳載訖無可考。安知果曾降生也。曰此天主降生莫大之恩。原超人恩擬之外。豈可一言而盡明哉。姑猶論之。天主妙體。雖爲實有。第無聲無臭之至。非耳目可以覩聞。不降世則下民雖信其有。猶以爲高高在上。遠而不相涉也。天主至尊。而其孺愛兆民。則情又至親也。實與我親。而我輩不

知其瞻依之念愈疎。其違背之愆彌積。悽悽然載胥及溺也。而吾主忍乎。必也降生爲人。乃可以示耳目之津梁。洗衆生之業垢。故無聲無臭之主。偕有形有聲者而顯著焉。然其降生也。實非離於上天。囿於下地。蓋其靈明之極。原無邊際。六合之內。六合之外。無所不在。無所不有。當其降生。亦在於天。迨及昇天。亦不離世。且雖降在世。亦豈先爲靈明之主。後乃爲形聲之人哉。聖體自然。無有終始遷變。降世之時。仍自制馭天地。主張萬有。第以本性之原體。結合於吾人之性體。孕聖女胎中。而生以救世也。譬之以梨接桃。梨藉桃以生。桃何嘗損其本體。天主接人性以降。何嘗損其本性。則其降生也。亦何不可之有。且德愛

之彌深者。其用愛亦彌切。慈母育子。其懷抱洗滌。必躬必親。不言其褻。帝王尊居九重。設見愛子。忽墜池中。豈之躬自急援。寧嫌其褻。而徐徐然俟呼左右哉。天主之愛人。不啻慈母之愛子。世人之造罪。不啻溺水之危急。罪不可不滌。世不得不救。則其降生也。亦胡能自己耶。况夫救世之全功。以贖萬世之罪。又非諸神聖之能可以代之也。未降生千百年前。天主已豫示其必降之兆。古經所載。其誕某時。降某地。徵何瑞。顯何功。及其將降之時。又有天神之來報。果以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。生於如德亞之國。景宿導引於中天。三王來朝於聖主。普濟四方。傳授徒衆。敕令以廣宣八荒。流衍萬世。種種奇功異瑞。歷百千載。

而皆相符合。當時聖徒紀其事。歷代諸聖詮其詳。其書充棟。特未傳譯於中土耳。豈載藉無稽者耶。矧其平生聖蹟。如使瞽者明。聾者聽。啞者言。跛者行。甚至死者復活。假令非真。天主較之古來至聖。居帝王之位。德可以感格。天主權可以生人殺人者。曾能彷彿其萬一否耶。救世功畢。白日昇天。此豈世俗所誇。神仙誕術。殄霞煑石。丹砂羽化。烏有子虛之類比也。

相國曰。如此則天主必須降生矣。然既欲降生人間。卽從天而降。不尤易易。何必胎於女腹中。曰降孕則真爲人。自天而降。則不取人身。不同人類。豈不駭人見聞。如空桑之生。啟天下萬世之疑團。剖脇而生。已不是生人之正道。况自天而降耶。

相國曰。既降世。何不降爲帝王之胄。威福易行。而願孕於孑然
女氏何也。曰。王侯貴胄。則微賤者仰之懸絕。衆庶效法無階。且
備受世福。不習饑勞。則行願不滿。救世之標表不立。况聖母亦
國主之裔也。卒世童貞。女德之盛。萬古莫加。天主豫擇焉。於
是以天主之性。合於人之性。以顯其救世之功。其道超妙無
窮。未易以思擬窺也。

相國曰。仁覆閔下。其愛人無已之心。如此其亟也。何不降我中
土文明之域。尤易廣布。則不煩先生九萬里之勞矣。曰。若然則
先師孔氏。何不生於中州。令四方來學者。道理均平。願獨生於
東魯耶。楚人曰。何不生於吾楚。越人曰。何不生於吾越。是必生

百仲尼。方可滿四方人士之願耳。舜諸馮。文王岐山。人皆以爲夷。其實人之眼目。囿於陝小。各從厥居。擬其近遠。若遭域外之觀。更無中外華夷之分也。縱降生中國。爲文明大邦。其自他方視之。則亦不免同此猜疑。同此缺望。將何以滿其私願耶。設降貴邦。則旅輩固不必航海東來。以傳其旨。然又必勞師相輩西行。以廣傳其教於遠方也。今誕於如德亞國。此地乃不屬歐邏巴。與上國同一方域。總在亞細亞之界內。尤爲三大洲之正中。實厥初生民祖國也。其地氣候中和。雨暘時若。土膏沃衍。民物阜康。經稱川河流乳。樹木凝密。非他國可比者。至今傳爲聖土。按唐書舊名大秦。貞觀九年。曾有傳教東來者。今考景教碑序。

可知梗概。天主降生此地。正爲此地。易於流行。且宗徒多默

敷教於小西時。去天主降世未六十年。傳播已廣。漢明遣使

西行。訪求佛書。以爲西方有聖人焉。此時必有所聞。其使者行

至天竺。不能復西。偶得浮屠之書。認爲聖教。遽以四十二章東

入中國。悞取之也。若乃天主經典。昭如日星。吾大西七十餘

國。人人奉之。奚啻如中國之六經。家絃戶誦已乎。且紀載之符

合如彼。聖蹟之絕奇如此。若使降生他國。則典籍不載。耳目未

聞。非惟人所不信。且將玩而褻之。其在今日。歐邏巴諸國。盡從

其教。咸自如德亞國相傳而來。今上國所傳景教流行至今。

則亦淪肌浹髓久矣。要以德教之行。未可以遲速遠近論也。總

之或見而知。或聞而知。真似之辨白。既真。正教之擔當。自力。世道人心。端必賴之。豈可以天主不降於此土。而疑其偏僻也耶。大抵造物主之潤鑄天地。搏捭萬物。生生化化。無始無終。其妙理無窮。不啻如滄海之浩蕩。豈可以涓滴而測之。要之信之一字。道之根原也。功之魁首也。萬善之綱領也。真信既得。知爲天地大主宰。萬民大父母。翻然動其敬畏愛慕之誠。遵行教誡。返勸吾身。從何而生。吾性從何而賦。今日作何昭事。他日作何歸復。真真實實。及時勉圖。如人子之事親。朝夕溫清。起敬起孝。雖督之勞之。亦惟命是從。不敢少有猜疑過望。如是而後謂之孝子。若無敬畏之心。而徒探究。大主奧義。譬沐太陽之光。

未感其照臨之德。徒瞪目視之。強欲戲其光耀之原。則其目必至眩瞽。而反不受其照矣。日其可窮乎哉。日不可窮。况天地之旋轉乎。日者哉。天地不可窮。而况天主之生人生物者哉。知天主之生天生地。生人生物。又降生救我。則知其當一心欽崇在萬有之上。無疑矣。○相國曰。天主之教。如日月中天。照人心目。第常人沉溺舊聞。學者競好新異。無怪乎岐路而馳也。先生所論。如披重霧而覩青天。洞乎無疑矣。示我聖經。以便佩服。儒畧曰。此其大畧也。師相見徹天人。已解未始有始之理矣。請釋經典。講解數日。更有深益。向觀察公已曾面諭。須撰數語。以便叅同。請先以此質之何如。茲敬紀數端。授相國典載者已。

